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諧鐸 第十二卷

南部 吳中樂部，色藝兼優者，若肥張、瘦許，豔絕當時。後起之秀，目不見前輩典型，挾其片長，亦足傾動四座。如金德輝之《尋夢》，孫柏齡之《別祠》，彷彿江彩蘋樓東獨步，冷淡處別饒一種哀豔。朱曉春之《歎月》，馬奇玉之《題曲》，正如孟德曜練裳椎髻，不失大家風範。張聯芳之《思凡》，曹遠亭之《佳期》，又似孫荊玉舉止放誕，而反腰貼地，要是天然態度。王阿長之《埋玉》，週二官之《劈棺》，如徐月華臨青陽門彈箜篌，一時聲情俱裂。戴雲從之《偷棋》，沉人瑞之《盜令》，未免稍軼範圍，卻似趙飛燕跋扈昭陽。而掌中一舞，頗能竄易耳目。至如張修來《思春》一出，雖秋娘老去，猶似十三四女郎堂上簸錢光景。一兒歌場，得此數人提倡，稍可維持菊部。

自西蜀韋三兒來吳，淫聲妖態，闖入歌台。亂彈部靡然效之，而昆班子弟，亦有倍師而學者。以至漸染骨髓，幾如康崑崙學琵琶，本領既雜，兼帶邪聲，必十年不近樂器，然後可教。

因歎文人信道不篤，背正學而入歧趨，雖復邀譽目前，亦見笑而自點耳。觀於樂部，能無爽然！

鐸曰：「以文為戲，即以戲論文。歌柳郎中『曉風殘月』，寧效蘇學士，銅琵琶，鐵綽板，唱『大江東去』。」

北里

沙河站至平原二十里鋪，土倡流寓者，動以千計。予客鄭州時，曾作《北地胭脂譜》。序中有「白茅蓋屋，曾無燕子之樓；黃土為牀，絕少芙蓉之帳。泥漿半勺，馬長卿消渴之茶；鬼火一星，宋子京高燒之燭」等句。蓋醜詆之，以為狎游者戒也。

偶於商家林，見旅店壁上，有贈妓地栗兒一詩曰：

芳名未許近花叢，家住蓮塘東復東。

應是前身鄭家婢，至今猶自辱泥中。

贈妓黑丫鬟一詩曰：

幾度妝成照墨池，烏衣巷口弄嬌姿。

梨花深處渾難覓，立到黃昏月上時。

詩筆婉麗，惜所贈非其人耳。

後來都中，述諸金進士悔。金笑曰：「何地無才，君勿下眼相覷。記在北留智廟，見里中有高蘭玉者，姿貌端秀，能誦崔國輔小詩；吐氣如蘭，居然有劉彩春、李秀蘭一輩風度。」

予疑其詭，回南時便道過訪，已為大腹賈以千金購去。其妹繡貞，出留別詩示予，曰：

簾裡餘光馬上明，玉釵倒插且長征；

研羅裙畔秦箏曲，變作關山笛裡聲。

因喟然曰：「傾國佳人，本生北地；自與粗釵塗粉為伍，幾年湮沒不彰。則漿家餅肆、狗屠釣客中，抱才未遇者，不知凡幾也！」書此非為煙花生色，亦俾求才者，不徇於俗云爾。

鐸曰：「攀籬風水，代產佳人。然使先到東家，則浣紗溪上斷不載西子歸也。因知物以類聚之說，埋沒風塵中幾多奇士。牛醫馬磨，囹跡名流，愛才如我輩，而轉出大腹賈下哉？亦可愧矣！」

貧兒學詔

嘉靖間，塚宰嚴公，擅作威福。夜坐內廳，假兒義子，紛來投謁。公命之人，俱膝行而進。進則崩角在地，甘言諛詞，爭妍獻媚。公意自得，曰：「某侍郎缺，某補之；某給諫缺，某補之。」眾又叩首謝。起則左趨右承，千態並作。

少間，簷瓦窸窣有聲。群喧逐之，一人失足墮地。燭之，鶉衣百結，癡立無語。公疑是賊，命執付有司。其人跪而前曰：「小人非賊，乃丐耳！」

公曰：「汝既為丐，何得來此？」丐曰：「小人有隱衷，倘蒙見宥，願稟白一言而死。」公許自陳。曰：「小人張祿，鄭州人，同為丐者，名錢禿子。春間商賈雲集，錢禿所到，人輒血以錢米。小人雖有所得，終不及錢。問其故。錢曰：『我輩為丐，有媚骨，有佞舌。汝不中竅要，所得能望我耶？』求指授，錢堅不許。因思相公門下，乞憐昏夜者，其媚骨佞舌，當什倍於錢。是以涉遠而來，伏而聽，隙而窺者，已三月矣！今揣摩粗就，不幸蹤跡敗露。願假鴻恩，及於寬典。」

公愕然，繼而顧眾笑曰：「丐亦有道。汝等之媚骨佞舌，真若輩之師也！」眾唯唯。因有其罪，命眾引丐去，朝夕輪授，不逾年，學成而歸。由足張祿之丐，高出錢禿子上云。

鐸曰：「張祿師嚴塚宰門下，若嚴塚宰門下又何師？曰師嚴宰。前明一部百官公卿表，即乞兒淵源錄也。異哉張祿，乃又衍一支。」

才士懲驕

中翰童君引年，予同年友也。一日，過書齋笑曰：「英雄欺人，名流結習，而有所適以自侮。」詢之，曰：「昨游吳山，遇雨，投宿村農家。老者出一扇索書。心輕之，率意塗抹。筆牀茶灶，『灶』字誤書龜字，『孔雀』兩字，顛倒錯寫。度鄉愚不諳文義，未即改正。詭托同年黃殿撰名歸之。老者執扇視，笑曰：『老拙向以酒灶二字，未有確對。今扇頭茶龜兩字，豈非天造地設？』又審視久之，曰：『村愚幼欠讀書，米知雀孔是何物？想即庚倉、勞伯之類耶？』繼又肅然致敬曰：『中翰才名，足冠宇宙，何必嫁名殿撰，必欲書渠姓氏，稱呼尚煩斟酌，彼實愚老之門下士也。』聞其言，顏汗如雨。叩其名氏里居，始知老者為浙中名進士，僑寓於吳十年矣。」

予聽之，亦為愕然。記此為才人輕薄者戒。

鐸曰：「天下有可輕之人哉？童君輕老者，而老者之輕童君彌甚，彼惟名進士，故結習沈錮如是。兩可為戒也。」

卜將軍廟靈簽

玉峰卜將軍廟，香火最盛。予九歲應童子試，年十四，尚不能撥一芹。奉先君命，禱於崖下。得一簽曰：「幾番愁怨控無門，諸事乖離總不論；直待中秋見明月，方教還汝舊乾坤。」功名下注一行云：「口木姓名如汲引，一生平步上雲梯。」先君曰：「味此簽意，今番又不諧矣！」

時督學為實庵劉公，以予首藝中用《離騷》僻句，取而復棄。

先君曰：「此諸事乖離之驗也，汝欲入泮，必俟秋期開考。」後李公因培督學江蘇，試期三月中旬，先君憂之。繼場中命題，乃「觀於海者難為水」，至「流水之為物也」。中適有明月兩字，遂蒙識拔，而入學名次，又與先君相合，所謂「見明月而還汝舊乾坤」者，其在斯乎？

戊子鄉闈，典試為王公際華、國公柱。予文定作經魁，因吏治策中語涉激烈，王公恐礙磨勘，國公力爭，抑置三十一名中式。先君曰：「口木姓名之說，今盡驗矣！」蓋李公木姓口名，國公口姓木名也。

嗣後應禮部試，屢薦不售。主試者絕無口木姓名。而薦卷房師，如何公瑾，觀公保，李公中簡，皆確然可證者。今予年逾四十，不復挾策金門。縱主試者若合符節，予亦無登龍之望，此非文章負我，實我之有負卜將軍也。息壤難忘，壯心易墮，庸才末路，如此而已。悲哉！

鐸曰：「予在婺源時，奉文赴江寧書局。路過胡公廟，掣得一簽，末有『一番好事落揚州』之句，予謂所問非所對，大笑置之。甫至金陵，而鹽台全公聘書至。制軍委赴揚州，譜供奉新樂府，始信神明無戲言也。顧容鏡無徵，綠衣斷識，想狂生命蹇，不屑姑妄言之耳。」

況太守祠廣夢

吳江監生某，將赴北闈，偕友人數輩，祈夢於況太守祠，竟夜轉側，不能成寐。明日，眾友各述其夢，或休或咎，互相揣度。某作大言曰：「予昨夜夢到此堂，況太守離席揖予上坐，且打恭屈膝，奉予若上司狀。予遜謝不敢。太守曰：『大人他日仕至督撫，位當出我上，勿得固謙。』命從人易冠帶。座上印箱令箭，森然排列。予意頗不安，離坐下階。太守三揖而送出門，錯步豁然驚醒。不知是何吉兆？」眾舉手稱賀曰：「君後日富貴無量，今科高掇，特發軔耳。」某曰：「予他日果符所夢，君等顛覆風塵，當一一提挈之。」眾拱手稱謝。

亡何，入都應試，頭場被貼，喪氣欲歸，而囊中資斧已罄。京都為人才淵藪，監生又不能謀館，餬口無資，去留兩拙。幸幼時好唱時曲，不得已投翠慶部作生腳。

一日，演戲至《十五貫。見都》一出。某冠帶上坐，印箭排列座隅，而外扮況太守入見，打恭屈膝，一如日前詭托之夢境，不覺撫案大女哭。座上客疑其發狂，召詢其故。具以實告。始知某亦江南舊族，赴試而不第著。予叔朗峰大史，恤以車馬之費，遣之回蘇。

鐸曰：「周人占夢之書，毀於秦火。嗣後郭喬卿、周宣輩，各憑臆見為斷。河干之夢，著於《宋史》，墮牀之夢，載在《唐書》。田內亡禾，蔡司徒夢凶反吉；座中照鏡，崔令公夢吉逢凶。他如曹翰夢蟹，張瞻夢白，李迪夢須，韓俊夢履，散見諸家雜說者，無不各有奇徵。然天下古今，做夢者不知凡幾，何獨傳此數人之夢？可知其餘皆不驗耳，而此生詭托之夢，反毫釐不爽若是！《易》曰：『吉凶悔吝生乎動。』殆心為先兆，非夢能入幻歟！」

怕婆縣令

縣令某，性猥鄙，蒞任十二年，絕無政績，惟逢迎上台為得計。有同鄉某公，作巡撫。某投謁，稟見時，同僚具在。某即於儀門唱名，膝行至堂上，叩頭以千百計，額上磊塊墳起若巨卵。叩畢，袖中出金珠，潛置座下，又匍匐不起。公有怒色。某仰首啟白曰：「大人是卑職老子，卑職是大人兒子；不到處，訓誨可也。」公愈怒，曰：「汝欺我太甚！」以金珠擲地下，叱之去。同僚代為解免。公曰：「汝等不知，彼非趨奉，直姍笑我耳！」眾殊不解。公曰：「我與彼為同鄉，素悉其有懼內之癖。每蚤起即具冠服於寢門外，叩首問安。盥沐既畢，膝行趨於奩次，據地叩頭以百數，聲如響柝，隨出金珠等物，獻作簪珥。稍有不憚，雙手捧藜杖以進，口呼：『求夫人訓誨。』叱之，始戰慄而出。適見景象，宛乎相似，是直以網君戲我矣！豈不令人髮指？」眾皆色變。

公笑曰：「汝等想亦有是癖耶？自今以後，盡肅夫綱，無速官謗。逢迎之術，適足以取辱耳！」眾唯唯而退。

鐸曰：「帷簿章程，乃借公堂為操演，無怪求策反辱也。昔桓范向妻作三公蹠，而不為呂公屈膝。人謂其有傲骨，吾謂其有恥心。」

搗鬼夫人

蘭溪蕭生，年十七，娶妻邢氏，美而才。日坐閨中，畫眉約鬢，遂廢讀。

一日，見鏡旁置小紗幮一具，中有垂髻女郎，明眸秀靨，婉麗無偶。生問所自來。邢笑曰：「是儂以十斛珠為君聘得者。」生亦戲曰：「蒙卿雅意，當遣向案頭捧硯，何便禁錮香奩，日看卿安黃貼翠耶？」邢笑命侍兒移入書室。

一夕，督令夜讀。生勉入書帷，挑燈執卷，即以紗幮女郎置案頭，曰：「夜漏苦長，勞卿伴讀。倘阿嬌下降，當私以金屋貯之。」轉瞬間，女郎自屏後出，笑曰：「書生太嬌惰，甫執卷，便作風流想矣！」生迎視之，與紗幮中女郎無二，因笑曰：「崔徽果辱降耶？」急前狎抱。女郎面發赭，撐拒之曰：「君勿驟作此態。妾秘府侍書，君前身亦修文郎。上帝恐君溺情閨閣，拋擲功名，故令妾乘夜而來，督君清課。」生曰：「功名我所自有，但得一親香澤，即當努力青雲，以酬盛德。」女郎曰：「急色兒，將使溫柔鄉記賒賬耶？妾與君約，自今伊始，但得一步進，即圖一齊樂。否則，煩言總無益也。」生猶欲強合，忽窗下有嗽聲，女郎從屏後遁去。

生自此下帷苦讀。是年入邑庠，夜果見女郎來，笑曰：「攀花妙手，今小試矣。」生喜，遂與歡狎，並問後期。女郎曰：「俟秋風報捷，再當與君親裁綠紵衣也。有志者勉為之。」生益發憤，是秋竟領鄉薦。女郎復來歡聚，曰：「自與君春風一度，癸水不復來，倘旦晚臨蓐，安得復歸仙籍？君如杏林得意，妾當日夜侍巾櫛矣！」生大喜，愈益研讀。

明年，復捷南宮，殿試後，官中翰，給假南歸。甫入門，邢氏迎於堂上，花紅繡葆，懷中繡一嬰孩。生問為誰。邢笑曰：「是即修文郎賢令嗣也。」復喚一女郎出曰：「君識得秘府侍書否？」生愕然問故，邢笑而不言。女郎以實告。蓋邢氏恐生廢學，千金購一麗囊，設詭計以勉之。其風流詞令，皆閨中口授也。生感邢玉成之德，仍移紗幮女郎置鏡旁曰：「以志吾過，且旌善人。」

鐸曰：「草種宜男，花攀及第，非閨中連環妙計，恐終作彈琴看鬢影人耳！何物癡兒，有此奇福！」

呂仙寶筏

山陽曹某，有文名，而性氣殊傲。赴試金陵，僑寓呂祖祠。蚤起讀書，先以瓣香爇呂祖前，告曰：「弟子濁骨，困居仙廡。旦晚誦聲聒耳，幸勿罪。」

一夕，倦伏几上，見一道者至，曰：「秀才太攻苦，利市襤衫，今番拋卻矣！」曹肅之坐。道者議論風生，五經、史、漢，傾如瓶注。曹異之。道者曰：「野人操舉業時，亦曾下帷讀，忝顏成進士，今棄卻。追憶夜分執卷，風冷裂袍，燈昏觸柱，忽忽如昨夢。」曹稔其先達，出窗課就正之。道者甫閱兩行，即捨去。曹曰：「僕文污尊日耶？」笑應曰：「正惟不能污日，是以不欲觀耳。君文氣息，逼似兩京，次者亦韓潮、蘇海。若以此獵取功名，譬猶執商彝、夏鼎，鬻諸五都之肆，非弗寶貴，而無如識者希也！」因袖中出一冊曰：「此科名寶筏，敬誦諸。」曹急取以觀，皆平昔所唾棄而不為者。因憤然曰：「吾儕作文，不壽世亦當名世。以此芥拾科第，寧蹈東海死耳！僕何能從命？」道者曰：「嘻！子有傲骨，不拔則不可救。」急掣劍砍其腦，有一骨，拔之而去。曹痛甚，豁焉而醒，見案上遺一冊，姑置之。

明日，起閱舊稿，都不快意。揀案上冊誦之，大喜，朝夕揣摩，欣欣得計。繼而入闈，所作文皆規撫其制。榜發，掄高魁。一夕，夢道者復來，以骨納腦後而去，及醒，視其鄉墨，面發赭，背流汗如雨下，仍取古文研究之，後竟以孝廉終。

鐸曰：「劉蕡下第，豎子成名。幾許康了秀才，動以此訾議當局。必使躬自蹈之，以關其口，而奪之氣，傲骨一拔，勝於拔舌矣。」

大士慈航

祁昌謝茂才之姊，少寡，矢柏舟節，斷葷茹素，日禮大士像。有漁婦入門，坐談半晌，匆匆遺魚籃而去。

戊申五月七日，蛟水驟發，萬家傾覆。女自度無生理，忽見魚籃大數十圍，疾登之。隨波飄泊，奄至一處，紫竹環林，香花糝徑。女極力登岸，回顧魚籃，頓小如故，因攜籃而入。見大士纏絡垂珠，趺登蓮座，曰：「汝來乎！吾以汝青年苦志，恐罹大劫，故以慈航度汝。」女伏地謝。旋命龍女以楊枝水濯其體；取座上紅花翠葉，剪衣裙以賜。導至一殿，左右分兩院。東曰「節孝」，西曰「賢才」。女先入「賢才」院，見有椎髻者曰孟光，擁書者曰班昭，攜檣者曰冀缺婦，矩布裳提甕者曰鮑宣妻桓氏。有一婦吟詩不輟，見女來，闔卷笑迎，敘談家世，則道韞也。繼入「節孝」院，持節者曰貞姜，割鼻者曰梁節婦，抗歌者曰陶嬰，毀面者曰懷清巴氏，有髻而未髻者，堤綦、曹娥輩也。女嗟歎間，龍女曰：「菩薩現女人身說法，首重節孝，次及賢才，日以慈悲寶筏渡人苦海。汝得來此，節孝院又增一席矣！」重引至蓮座。大士署名寶帙，令掌魚籃，次龍女位下。

時蛟水漸退，謝生求姊屍不獲，招魂入棺，葬甘露庵北阡。一夕，見姊雲裳霞佩，攜魚籃而來曰：「我蒙大士救拔，已登寶箬，因汝垂念，故一來家。」問姊有所囑否。曰：「我無他囑。士子守身，一如婦人守節。立志不堅，稍一蹉跌，墮入墨池，西江水不能滌也。慎之！慎之！」言畢，飄然而逝。

鐸曰：「修士讀聖賢書，束身圭璧，卒至勞筋骨，餓肌膚，蟻伏牖下而死。以視茹荼餐檠者，其苦有以異哉？安得菩薩示西來相以度之？」

姊氏夙耽淨業，生不逢辰，當年少而遽失所天，奉姑命而暫遲入地；乘鯨魚跋浪之會，遂精衛填海之心。埋骨無期，積愁成恨，生天有路，破涕為歡。現一朝不壞之身，從此皈依佛座，垂千古開幽之筆，何時報德師門？敬誦瑤編，永鑄心腹。

受業謝必鳴謹志

奎垣真像

揚州陳蔗鹿，素滑稽。予客饒政全公幕，陳日來談謔。一日，謂予曰：「吾郡有邗溝大王，財神也。元旦解天餉赴靈霄殿，路逢窮神要之，欲貸銀三萬。大王曰：「天餉有正額，何得貸汝？」窮神固索，不得已，出懷中小金錠予之。窮神怒，赴訴於文明教主，即《後西遊》所稱麒麟精是也。」

時教主坐文壇，渡筆陣，聞窮神語，大怒，帥文壇健將，排筆陣以圍之。大王拔劍鬥，然筆鋒所到，輒披靡。大王懼，赴奎垣求援於文昌福曜。帝君出見曰：「與君素昧平生，何得來此？」大王告以故。帝君曰：「君等恃財傲物，自應罹此禍。然以筆尖橫行天下，亦非吾教之福。」

命朱衣人召魁星。魁星至，面白晳，文弱如處子。帝君備述其事，命收之。魁星曰：「面目不足以驚眾，奈何？」帝君沉思良久。朱衣進曰：「乞帝君賜以假臉。面皮一變，則諸事可為矣！」帝君笑諾之，又授以金斗，令同大王去。至則文明教主方揮筆如椽，自謂千人軍可以橫掃。魁星擲以金斗，毫弱頓不能支，棄筆而遁。魁星收其筆，並搜得窮神所貸金錠，別大王奏凱而歸，帝君即以筆與錠賜之，令其世掌金斗。故至今傳魁星像，藍面猙獰，右手持筆，左手持錠，而旁豎一金斗云。

鐸曰：「此弄筆狂生腦後針也！視為談天炙輶則過矣！」

天府賢書

張靈，字湘人，年十八歸予。甫結褵，以金釵作贄，奉予為閨塾師，請閨約度北曲一套。黜令施蒙泉載入《詞壇叢話》。初學詩，古體不甚作，七言瓣香浣花，五言逼似王、孟。予胥江晚發，贈詩曰：

吹笛向江樓，春風起暮愁。

何人折楊柳？江水自孤舟。

薄俗無青眼，高堂有白頭。

臨行重悵望，空作稻粱謀。

舊稿散失，不甚記憶。猶記其五言詩中，有「花落已如此，春風猶未歸」，《貞娘墓》七言詩中，有「三尺鴛鴦空有塚，千秋雲雨本無台」之句。蓋陸卿子之流也。予詩文之暇，好作傳奇，嬉笑怒罵，殊傷忠厚，常勸止焉。

一日晝眠，推枕而起曰：「怪哉夢也！」予詢之。曰：「適至一處，彷彿世所傳森羅殿者。旁一暗室，榜曰『泥犁獄』。見荷枷帶鎖者，分蹲兩廊下。雖鳩形鵠面，而盡帶秀色。左曰：文字案鬼犯四名：《感甄賦》曹植，《好色賦》宋玉，《美人賦》司馬相如，《會真記》元稹。右曰：詞曲案鬼犯四名：《玉爐香》溫庭筠，《江南柳》歐陽修，《郁輪袍》張伯起，《牡丹亭》湯義仍。亡何，兩廊聚語。

已而歎曰：「我輩生前幸不驚鈍，持三寸管左塗右抹，不意獲罪至此！『一人曰：「自古慧業文人，必生天上。如李昌谷召賦玉樓，蘇子瞻校書玉局，獨我輩流墮地獄，何幸不幸若是懸殊也？」言未竟，一丑形王者憑案決事。才數語，即嗔喝，命押赴犁舌獄。」

忽一袍笏人齎詔至，從人盡捧冠服。丑形王者離座俯伏。宣詔畢，曰：「吾三閭大夫屈原也。美人香草，皆忠臣孝子之寓言。宋廣平心如鐵石，曾賦梅花，韓潮州諫迎佛骨，風力鏗然，而『銀燭未銷，金釵欲醉』兩言，詞壇膾炙。即范文正先憂後樂，而『碧雲天』一闕，亦有『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』之句。何得拘文牽義，羅織風雅？今奉玉帝敕，召彼盡為香案掌書。命從人脫枷鎖，易以冠服，鼓樂引去。是時佇立廊下，始而懼，繼而喜，不覺豁然驚寤。」

予笑曰：「卿勿言。予半生福澤，被輕薄業折盡矣！前所見，是汝之譏諫，後所見是汝之解嘲也！」湘人乃大笑。

鐸曰：「泥犁獄中，果有此輩人物，則風波亭畔，插標高賣者，皆梨花妙舌也。自難自解，忽諧忽莊，秀鐵面綺語訶人，鳩羅什辨才教世，盡於此矣！」